八一，想起那年敲开喻老的门

□胡利平

一

八一临近，大巴山的晨雾还未消散，心底的那片军绿色更加深浓。我准备写一点关于军人方面的文章，借阅了一些近年优抚方面的资料，可放在书桌上，我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跨过它们，投向书架深处那本早已泛黄的《宣汉县志》。手轻轻托过封面，停在“人物志·喻忠奎”这一页，心底那扇斑驳的木门，便又在记忆里“吱呀”一声，缓缓打开了。

那是1990年春季，我在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按照惯例，我们要对全县在乡老复员军人进行一次“回头看”。名单上，“喻忠奎”这三个字后面，备注极其简略：“胡家镇锣鼓村人，1957年复员，曾立战功。”至于何种战功、哪场战役，完全空白。这种简略，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老兵复员时，只带了一张残废军人证，履历表往往是一笔带过。

出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我向单位领导请示后，便带着一名年轻同志一道，搭乘公共汽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胡家镇。再换步行，沿着满是碎石子的机耕道，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中午时分，找到位于锣鼓村半山腰那座低矮的土坯房。

那是我第一次敲响喻老家的门。

二

房门是虚掩着的，露出一道灰黑色的缝隙。我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喻老在家吗？”

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一阵缓慢的拖行声。门开了，一位精瘦的老人站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沾满黄泥的解放鞋。头发花白凌乱，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就像大巴山里被风雨侵蚀过的岩石。

“啥子事？”他抬起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两个陌生的来客。

“喻老，我们是县民政局的，来看看您，了解一下您当年打仗的情况。”他听了，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转身往屋里走，丢下一句：“有啥子好看的，一个老头子，莫耽误你们的公事。”

屋里很暗，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木头味和淡淡的草药味。堂屋正中，挂着一个镜框里镶着喻老穿军装的标准照，目光如炬，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两侧堆着农具和柴火。我们坐下，递烟，拉家常。可无论我们怎么问，他都只是低头抽着叶子烟，烟雾缭绕中，他的回答总是那几句：“记不清了”“没啥好说的”“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了一会儿，我试探着问：“喻老，您复员回来时，有没有带回来啥子证件、老物件之类的？我们做个登记。”

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好像有一丝犹豫，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他指了指里屋那张铺着破席子的木床：“都在那口箱子里，你们自己看吧，我也懒得翻。”

三

那是一口黑漆木箱，漆都掉了，里面的木头泛着暗黄，锁扣生了厚锈，却没锁。

我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掀开箱盖。一股陈年樟脑丸味混合着霉味扑面而来。箱子里上层是几件叠得整齐的旧衣服，还有一双崭新的、显然是准备留到死后再穿的寿鞋。当我拨开衣物，指头触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包裹在一块褪色的红绸布里。

我的心猛地一震。

我颤巍巍地打开红绸布，里面的东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臣”奖章，铜质的，虽经岁月侵蚀，但五角星的轮廓依然硬朗；一枚“二级战斗英雄”勋章，背面清晰地刻着喻忠奎的名字和部队番号；还有几张早已发黄、脆得像枯叶一样的立功喜报。

我展开那张最大的喜报，上面的字迹是用毛笔竖排书写的，虽然边缘破损，但“喻忠奎同志在抗美援朝天德山战斗中，英勇顽强，特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的字样，依然力透纸背。

那一刻，我的手在剧烈地颤抖。我抬头看向喻老，他依然坐在门槛上，背对着我们，默默地抽着叶子烟，仿佛箱子里装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功勋，而是几块普通的石头。

“喻老”我拿着勋章走到他面前，声音有些哽咽，“这是一等功啊！您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啊？”

他转过头，瞥了一眼那枚勋章，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是淡淡地说：“说那些干啥子哟？那个时候，阵地上的兄弟们都‘走’了，我能活着回来，看着这大山，耕种着土地，这就可以了。功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四

那天晚上回到镇上的招待所后，我一夜未眠。就着昏黄的灯光，我反复核对着箱子里的材料和喻老档案上的记载。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农形象，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英雄身影，在我脑海中逐渐重叠。

历史的坐标，回到1951年10月。朝鲜天德山，418高地。

那是喻忠奎一生记忆尤深的日子。当时，美军集中火力进攻天德山阵地，喻忠奎所在的连队伤亡惨重，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十几名伤员。

时任班长的喻忠奎，头部、右手多处被弹片击穿，鲜血顺着额角流淌，糊住了眼睛。卫生员哭着要抬他下阵地，他一把推开，嘶吼着：“我还能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阵地丢了！”

他用绑带简单扎住伤口，把牺牲战友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独自一人守在阵地最前沿。那一仗，他一人毙伤敌军近百人，死死守住了阵地，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昏迷倒地时，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颗未拉弦的手榴弹。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然而，1957年复员时，除了填写在表格里的几个字，他把所有的荣誉证书、勋章都打进了背包，带回了宣汉老家，藏起那段英雄的历史。

五

发现喻忠奎的英雄事迹后，我迅速整理材料，并上报县委、县政府。很快，县委又派秘书科科长严洪波和县广电局记者陈永东和我一起，再次对喻忠奎的英雄事迹进行发掘。宣汉县立即掀起“向喻忠奎同志学习”的热潮，达州市（当时为达县地区）也发出了学习号召。那个曾经寂静的小院，一时之间变得门庭若市。最后，《人民日报》也对此作了报道。

作为喻老英雄事迹的发掘者和宣传者，我陪伴他度过了那段特殊的时光。我记得很清楚，在组织他作巡回报告的那段日子里，每次上台之前，他都要把我拉到一边，嗫嚅着说：“小胡啊，莫让我去了，我嘴笨，讲不好，再说，那些话我都讲了几十遍了……”

他最不习惯的，是台下那些崇敬的目光和雷鸣般的掌声。每当掌声响起，他总是局促地站起来，向大家鞠躬，嘴里念叨着：“惭愧，惭愧，对不起死去的战友。”

有一次，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问他：“喻老，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受了这么重的伤，回来后生活又不富裕，为什么从来不找组织提要求？哪怕要一点补助也好啊！”

他沉默了许久，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缓缓地说：“我有手有脚，能劳动，比起那些埋在朝鲜的战友，我享福多了。怎么能再去给国家添麻烦？”

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至今余音未绝。

六

随着学习热潮的深入，喻忠奎成了名人，但他骨子里的那份朴实和淡泊却从未改变。

他依然住在原来的地方，依然每天扛着锄头下地。

晚年的喻忠奎，身体每况愈下。在他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但看到我，依然努力想坐起来。他指着床头柜，那里放着那块包着勋章的红绸布。他断断续续地说：“小胡……这些……交给国家……我不是英雄……英雄……都在朝鲜……”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转过身去，任凭眼泪流淌。

喻老去世后，送行的人很多，花圈摆满了乡间的小路。在告别仪式上，没有致那种标准的悼词，村上的干部只是讲了他当年在灶房门口添柴火的样子，讲了他打开木箱时那双颤抖的手，讲了他那句“功是大家的”。我说，喻老带走了一身伤疤，留下了一座丰碑。

七

又是八一。

窗外的蝉鸣，渐渐远去，我反复细读喻老的英雄事迹资料，轻轻抚摸着封面上“喻忠奎”三个字，仿佛又看到了他伫立在巴山蜀水间的背影。

我曾是一名民政工作者，发掘过不少优抚对象的事迹，但喻忠奎带给我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常说“寻找英雄”。其实，英雄从未走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田间地头，在烟火日常里。他们把功名视作尘土，把奉献当成本分。

喻忠奎用三十三年隐姓埋名，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无我”；他用一生的沉默，回应了什么是“忠诚”。

八一，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我想为远去的喻老再次敬上一个迟到的军礼。

那年敲开的门，如今已经关上了；但那扇通往崇高精神世界的大门，却因您而永远敞开着。



军旗颂

□张步伐

硝烟的蓝，飘展你的红
热血的红，滚烫你一腔赤诚
你从历史的风云中挥舞而来——
八一枪声，秋收镰光
井冈山的摇篮，星火初燃
延安窑洞的不灭灯盏
照亮你刚毅的面庞

九十九个春秋
你英姿飒爽地飘扬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信念
翻卷起红色浪花
在晴空万里
烙下永恒的誓言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历史的教训
发展才是硬道理
真理在枪炮的射程之内
伟人的慧眼
先辈的血汗
写就铁与火的一页

猎猎招展
东方雄狮昂首奥运之巅
昔日沉潜的星火
如今燎原成腾飞的龙
蛟龙潜海，六代问天
玄女白帝，鸾鸟相伴
航母下海，深蓝扬帆

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打卡台北101上空
巡航在黄岩、中业、仁爱
南海的每一朵浪花里

请允许我
把手举过头顶
以长城、黄河、三山五岳的名义
——向您致敬

当兵二三事

□田世军

1999年12月24日，来自达州、南充、巴中三地的新兵200余人乘同一列火车，一同被送到湖北孝感某部。每年八一建军节前，退役老兵就有约定：一年聚一地，叱“转转席”。

聚会有两个固定的步骤：饭前唱一支歌《咱当兵的人》；饭后讲“军营故事会”，就是大家推荐两三个人上台讲在部队训练生活时的逸闻趣事、成长经历、酸甜苦辣。总之，就是回味“想当年……”今年，由于我成了酒，被战友们起哄“罚”讲故事。

晕坦克

仲春时节，鄂北某坦克乘员训练基地，一众新兵在草地上排排坐，等待着登车训练。这等待，是急迫的，是带着窃喜的，还有几分深藏不露的自豪。

“张超、曾勇、田世军，上车！”一辆坦克徐徐停在距队伍不远处，听到连长的命令，我们三人迅速起身，小跑到坦克左侧。履带、踏板、炮台口，三步登车已在车库里练习多遍，但因张超有些矮小，第一步跨上履带都十分困难，看他连试了两次都没爬上车，我和曾勇用力托住其屁股，才把他硬推了上去。见此情形，坐在草地上待命的战友，发出阵阵哄笑。

坦克内空间狭小，驾驶员是一名老兵。张超在一炮手位，曹秀山在二炮手位，我在通信（车长）位。上车后戴上酷似飞行员头盔的坦克帽，此帽除在坦克行进过程中保护乘员头部与内壁的钢铁碰撞起到隔离和减震作用外，还兼具车内外的通话功能。我们三人就位后，听见坦克帽的耳机里传来连长的命令：“发车！”

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穿这身戎装拍张照片，会有多帅气，会有多神武，会羡煞多少同学！

可是，改变往往就在一瞬间。经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后，就让我的想法彻底反转了。

坦克一会儿下陡坡、一会儿翻土丘、一会儿爬峭壁、一会儿跨沟壑……至于坦克行进到什么位置？沿途有什么物状？有什么风景？我一概不知。只感觉到身体一直在不受控制地东倒西歪、前俯后仰，胃里翻江倒海，脑袋昏天黑地，嗡嗡作响。有好几次，胃里的食物都涌到喉咙眼了，被我强噎了回去。

经过度秒如年的煎熬，在我的忍耐快到达极限时，坦克终于停了下来！

“下车！”坦克帽的耳机里传连长的命令。我就像溺水之人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立马摘掉帽子、打开炮塔盖，第一个钻出坦克，一步飞身下车，被摔了个狗吃屎。我来不及感受被摔的疼痛，蹲在地上就是一顿狂吐，连黄胆汁都吐出来了。

看到我们三人的狼狈样，后面的新战友都有些发怵。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乘坐坦克半小时“游”。

“恶心”的初次乘坐体验，让我在后来的训练中，足足用了大半个月时间才得以克服。

干刷干洗

三伏天，我所在的营奉命进驻中原腹地某坦克协同训练基地。轰隆隆的坦克疾驰而过，卷起漫天尘土。

被太阳晒得灼烫的坦克内，作为车长的我，汗水从额头顺着脸颊、后颈窝、胸口、脊背，如涓涓溪流，滴答在脚下的铁板上。为缓解酷热，我打开了炮塔顶盖，让坦克行驶产生的阵阵旋风进入车内，虽然风是热的，还夹杂着尘土，但对我们来说，却不逊于甘露润心之舒爽。

“左前方，两百，敌坦克，穿甲弹，短停，歼灭！”当我从观察镜里发现“敌情”靶标时，立刻全身神经紧绷，迅速向车内下达作战指令。

“轰隆”一声巨响，只感觉坦克有些向后坐，靶标瞬间灰飞烟灭。

回到休息区，坐在树荫下。一军用水壶的水，我一口气喝得滴水不剩。那个畅快，犹如即将虚脱的沙漠行者发现了一股清泉。

一时的畅快，为后面浸长的训练埋下了不可逆的隐患。训练还在继续，烈日没有打蔫的意思，干渴难耐，只觉得嘴里缺水发苦，可我的水壶里滴水没有，只好觑着脸去找班长郭江蹭水喝。这时，郭班长教给我们正确的饮水之法：啜饮，小口多次。

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营地才知道，这个训练基地配套设施完备，唯一不足就是缺水。全营的生活用水全靠一辆运水车保障。

虽然灰头土脸、全身臭汗，但谁都别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因为每人只能分到一脸盆加一牙缸加一水壶的水。这一脸盆水是洗澡用的，这一牙缸水是第二天早上洗漱用的，这一水壶水就是次日训练喝的。

一脸盆水怎么洗澡？我很诧异。只见郭班长挤了一点洗发露抹在头上，然后用手掌洗一点点水，开始揉搓出许多泡沫，少顷，又用手掌洗一点点水，把泡沫从头上挤下甩在地上，如此反复两次，头就算洗干净了。擦洗身体与洗头的手法类似。先用手掌浇点水打湿身体，然后涂抹香皂，然后用水擦洗一下就算完事。

见识了一脸盆水洗头洗澡的神操作后，我们再来看看一牙缸水洗脸刷牙，还能喝半缸是怎么做到的。

先喝一小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将挤上牙膏的牙刷在嘴里上下左右一番捣鼓，再喝一小口在嘴里，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几下后吐掉，牙就算刷完了。洗脸就更简单了，左手五指闭拢，右手端起牙缸倒一点水在左手掌里，然后用左手掌在脸上一涂抹，用洗脸帕一擦，脸就算洗完了。

这时，我伸长脖子望了一下郭班长手里的牙缸，居然还有半牙缸水。

血泡的见证

三九天，一年一度的野营徒步拉练开始了。那年，我已是参加过五六次冬季野营拉练的老兵。不敢自称有一双铁脚板，但脚底的老茧还是积了厚厚一层。以前拉练走300多公里，脚板也从未打过血泡，这次却令我这双久经沙场的“老脚”吃了不少苦头，硬生生地磨了两个血泡。

往年拉练，走的大多是水和泥相伴的原生态“水泥路”。远足过的人都知道，走土路再远也不怕，走完规定的路程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让你走混凝土水泥路，两三百公里下来，纵使有双铁脚板，也会令人生畏。

为此，我问过负责制定拉练路线的作训科杨参谋，今年为什么没走土路？杨参谋也挺为难：“国家实行村村通工程后，找条土路真的很难。”

雨雪淋湿了外衣，汗水浸透了内衣，再加上脚板上的血泡产生的锥心之疼，磨炼着每个官兵，但上至四五十岁的师首长，下至十八九岁的列兵，没有一个人因此叫苦叫累，没有一个人因此倒地掉队。相反，每当路过村镇时，官兵们的歌声、口号声、拉歌声响彻乡野，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

怎么驱寒镇痛？经过一家小卖部时，我灵机一动，借故上厕所，把水壶里已冷得冰浸的水倒掉，打了满满一壶烧酒，然后买了两袋“酒鬼”花生米装进衣兜里。

脚痛的时候就喝一口烧酒，再摸两颗花生米塞在嘴里咀嚼。烧酒能除湿祛寒解乏，喝进胃里辣辣的，暖暖的；花生米解酒调和，我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暗自窃喜。

部队禁止喝酒，每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然而，在严冬野营拉练途中，老兵用水壶偷偷装酒，并非领导干部不知晓，只要能自我把握掌控好量，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炊事员就抬着一锅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大锅菜过来，司务长连喊了好几遍“开饭啰”，战友们却没有一个人动身。不是因为不饿，而是累得坐下就不想站起来。吃过晚饭，炊事班烧了锅热水，洗漱过后，傍晚时分，所有人就都进入了梦乡。

但是，每当起床的哨音响起，整理装备，吃饭，清扫卫生，整装前行，大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个个又生龙活虎。

拉练的过程，也是新战士成长成熟的历程。正如特招入伍的一级士官陈香月感叹的那样：“脚下的路，就是人生的路，上坡、下坡、涉水、过桥，时而伴有寒霜大雪，时而平坦，时而泥泞，但只要迈出这一步，离终点就会近一程。”

……

“八一”聚会，不仅是一群老战友在一起吃吃喝喝，更多的是联络感情、共勉互进。在交谈中，回味军旅生活的摸爬滚打。当年熬过的苦，忍下的委屈，多年后回眸，便是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最值得骄傲的记忆，最刻骨铭心的成长，最荡气回肠的历程。有了当兵的经历，就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意志，就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豪气，就有“排除万难，勇夺胜利”的底气，就有昂扬的斗志、压不垮的精气神。

咱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